

訪前中情局長伍爾西：看好中美能源合作

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，中美關係及全球政治格局趨勢備受關注。前美國中情局局長伍爾西 (James Woolsey) 日前在香港出席研討會時指出，中國和美國可在全球能源領域合作，避免被石油輸出國組織(OPEC)和俄羅斯壟斷。美國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所長勒夫特(Gal Luft)則形容特朗普是“地緣經濟總統”，認為他沒“區域性”政策，而是以雙邊關係處理對所有國家的外交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家昌

■伍爾西認為“一帶一路”倡議能夠為美中兩國提供很好的合作機會，包括能源及基建。 余家昌攝

伍爾西在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“中美對話”研討會上表示，中美關係的關鍵在於，雙方不要將精力浪費在不必要的言論爭議上面，而是努力共同做一些實事。他認為，“一帶一路”倡議能夠為美中兩國提供一個很好的合作機會，例如在基礎設施建設和能源方面。假如兩國以及其夥伴能夠共同投入其中，相信很多事件都能迎刃而解。

美一貫對華政策暫未變

伍爾西曾經擔任特朗普過渡團隊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，他在大選後不久撰文，指出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會接受中國崛起，但前提是中國不能挑戰現有國際秩序。不過伍爾西在研討會期間受訪時承認，中國不太可能接受這樣的條件。他認為特朗普政府當前會專注於處理推翻奧巴馬醫療改革、改革稅制等內政問題，並為共和黨在2018年中期選舉鋪路，現階段並不會把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國際關係放在優先位置。特朗普上台前後，對“一個中國”的立場截然不同，暫時無跡象顯示，特朗普會改變華府長久以來的對華政策，相信新政府會延續自1972年《上海

公報》以來美國對“一個中國”的立場。

至於南海問題，伍爾西強調航行自由是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核心價值。新任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被指在南海問題立場上相對強硬，不過伍爾西認為麥克馬斯特不會直接參與制訂特朗普的對華政策，而是擔任國家安全專家與白宮之間的中間人。伍爾西相信，特朗普上任初期會集中處理內政，外交並非新政府的最優先考慮事務，但他暫時看不到特朗普有改變美國一貫對華政策的跡象。

“特朗普喜歡成功的國家”

同場出席研討會的勒夫特也認為，特朗普政府馬上捲入軍事衝突的機會不大，因為特朗普可能是美國近代史上，首位以“地緣經濟”(Geoeconomics)而非“地緣政治”(Geopolitics)角度去思考世界問題的總統。勒夫特表示，外界不應以為特朗普會對全球局勢有任何“區域性”政策，因為他會以雙邊關係處理與任何國家的外交，把每個國家分開看待，例如他日前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面時，便實質性地放棄了數十年來美國歷屆政府主張的“兩國方案”。

勒夫特又形容，中東現時存在“兩個世界”，一個是充滿飢民和難民潮的中東，一個是能夠花大錢舉行足球賽事的中東，“我認為特朗普會更有興趣與後者打交道，因為他喜歡成功的國家、成功人士和成功商人。”

地緣經濟總統 主攻雙邊外交



華學者袁鵬：美反俄呼聲高 聯手制華沒理由

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袁鵬在研討會接受訪問時表示，雖然特朗普在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電話會談中，表示認同“一個中國”政策，但他認為單憑一通電話不能確定這就是美國新政府的立場。

“特朗普對華外交無原則”

袁鵬認為，在特朗普的“美國優先”原則下，任何事務包括對華外交都是沒有原則，不過縱使特朗普有“幹一番大事業”的豪情壯志，以為自己無所不能，事實卻是世界變了，美國的國力和實力已變，特朗普不可能真的事事將美國放在第一位。

特朗普上台前後一直向俄羅斯總統普京釋出善意，希望改善在奧巴馬時期跌至谷底的美俄關係，甚至有評論認為特朗普要“聯俄制華”。袁鵬指出，特朗普對普京態度友好，是出於美俄關係本身重要，兩國合作符合雙方利益，未必是要拉攏俄羅斯制衡中國。他也認為，美俄關係未必能走到很遠，因為兩國國內均有反對聲音，尤其美國反俄的呼聲遠高於反華，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被拉下馬就是一個例子。

受東歐牽制 少利益切合點

袁鵬指出，特朗普與俄羅斯修好亦會受到外在力量的牽制，例如歐洲尤其是東歐國家，得到俄羅斯就意味失去歐洲這個美國傳統盟友。此外，美俄除了反恐外沒有太多利益切合點，從普京的角度來看，俄羅斯需要中國，沒有理由制華。至於中



■袁鵬指特朗普與俄修好會受到外在力量的牽制。 余家昌攝

國則歡迎美俄走近，樂見其成。

六方會談處理朝問題最理想

朝鮮是中美有合作空間的議題之一，中國商務部和海關總署近日聯合發佈公告，宣佈自2月19日起，本年度暫停進口朝鮮原產煤炭，有外媒猜測中方此舉是要向特朗普發出訊息，促請美國政府與朝鮮對話。袁鵬認為，特朗普固然不打算似奧巴馬般在朝鮮問題上無所作為，例如曾經說過不排除與朝鮮對話，但同時也覺得不應由美國出手，美國到頭來可能還是會逼中國繼續向朝鮮施壓。袁鵬表示，六方會談仍是處理朝鮮問題的最理想平台，但現實是恢復六方會談有困難，中方在這問題上則認為只要有利半島和平穩定，任何方式的對話都可以，包括由中美俄牽頭的三方會談。

曾任過渡團隊顧問 伍爾西成5朝元老

新聞人物

現年75歲的伍爾西於1993年至1995年間，出任美國中央情報總監(相當於現在的中央情報局局長)，離開政府後曾在各類公營機構、企業和智庫任職，現為美國世界政壇4屆政府任職，先後擔任過副海軍部長、駐歐洲常規武裝力量談判大使、美蘇削減戰略武器談判(START)的總代表。1993年他獲剛上任的克林頓任命為隊和過渡團隊的資深顧問，但在1月初辭職。

任，伍爾西當時表示自己只是“非正式”顧問，職責只是就特朗普和他的國安政策接受傳媒訪問，未有發揮應有的“顧問”角色。

伍爾西被視為美國頂尖的情報專家之一，曾在卡特、里根、老布什和克林頓4屆政府任職，先後擔任過副海軍部長、駐歐洲常規武裝力量談判大使、美蘇削減戰略武器談判(START)的總代表。1993年他獲剛上任的克林頓任命為隊和過渡團隊的資深顧問，但在1月初辭職。

勒夫特：

滿足支持者期望 內政優先

特朗普的個人作風和政策多變難測，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所長勒夫特亦認為，外界將很難像以往般，預測白宮未來4年的外交政策，因為特朗普根本沒有外交政策，甚至將外交政策視為施政的掣肘。

勒夫特明言，不能把特朗普單純當作“美國總統”看待，因為他自視為是美國史上最大規模民眾運動(popular movement)的領袖，非常重視這群將他送進白宮的選民，因此在特朗普眼中，任內首要責任是滿足支持者的期望。對這些支持者而言，美國內政才是最優先，例如移民問題等，其他議題諸如南海等，在他們眼中只是偏遠地方小島的

問題，毫無切身利益關係，這點也會反映在特朗普的施政方針之上。

勒夫特又說，前國務卿基辛格於2001年出版《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？—21世紀的外交》中，提出美國的確需要外交政策，但特朗普並不相信這一套。勒夫特表示，特朗普將外交政策視為限制他施政的阻礙，他更喜歡在不受任何意識形態或規則限制下施政，不願被任何紅線或外交守則掣肘，傾向凡事按他自己的判斷作決定。

勒夫特坦言：“若想(在特朗普外交政策上)尋求答案、路線或方向的話，你們可能會失望，因為可能在未來4年內也一無所得。”